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香蓮配

浪子貪賭蕩產，賢女守節安貧。才生孝子換門庭，一段奇緣天定。桂芳林，納溪人也，家小康，幼聰明，事親亦孝。父母早故，娶妻施氏。後為匪友所誘，流於賭博，不務正業，看看家中緊促。其妻乃大家人女，賢淑勤儉，見夫愛賭，時常諫勸。芳林面從心違，後因賭債追逼，竟將溝上田地出賣，及施氏聞知，而當押已招楚矣。又見剩錢無幾，心中憂慮，只得辦些酒菜陪夫共飲，邊吃邊勸道：

今日裡夫妻把酒飲，有一言望夫仔細聽。
想夫君出世人聰敏，受父母家業有千金。
方境中人人皆尊敬，就該要立志把家興。
為甚麼要入迷魂陣，貪賭博在外胡亂行？
論賭博其害多得很，夫然何全然不思存？
一則來勞心把神損；二則來蕩業把家傾；
三則來常與匪人近；四則來惹禍受官刑。
聰明人貪賭成下品，發財人貪賭必受貧；
手藝人貪賭無人請，讀書人貪賭誤功名。
想夫君被賭迷心性，妻勸你說本千字文。
誰知夫全然不肯信，輸濫了地方送別人。
論溝上田肥土亦潤，夫賣了如何忍得心？
到此時該也知弊病，利與害該也看分明。
倘此時執迷猶未醒，這家業定然不久存。
到老來莫得煞攔進，身死後何顏見雙親？
妻願你從茲快猛省，戒賭博在家苦耕耘。
兩夫妻發憤把錢掙，也免得旁人指背心。
祖宗爺陰靈多喜幸，使夫妻生予換門庭。

芳林聽了，大怒曰：「我男子漢難道要你婦人教訓嗎？說得老子火冒，連人都要賣了！」施氏見夫發怒，恐失和氣，便不做聲。不上幾月，業價輸完，又將自種田土盡行押佃，把妻子衣飾拿去當錢。施氏不敢開腔，只有哭泣而已。從此親戚厭惡，撥借不來，時常斷頓，多得施氏晝夜勤紡，以謀升合。

賭場見芳林無錢，不准伸手，芳林每日旁觀，甚是垂涎。有匪友問曰：「桂兄，何以不賭？」芳林告以不便。匪友曰：「常言『不怕輸得苦，就怕斷了賭』。就打主意，也要把場伙圓起，才能翻梢。」芳林曰：「田土器具當賣已盡，別無主意。」匪友曰：「我有一計甚好。」芳林問：「何計？」匪友曰：「我看尊嫂年輕貌美，若拿來改嫁，可得大財喜。」芳林曰：「我妻極賢，況是父母所定，豈可改嫁？」匪友曰：「你怎不知通權？常言『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時各自飛』。只要有錢翻了梢，那時美姬越女都有，豈稀罕他一個殘貨！」芳林雖不言，心甚然之，回家氣衝衝的說曰：「你這賤人！老子要把你嫁了！」施氏曰：「夫君何出此言？」芳林曰：「家貧無食，不嫁大家拿來餓死嗎？」施氏曰：「夫雖貧困，妻卻無怨。況女子之道，從一而終，就餓死也不另嫁失節！」芳林曰：「夫要妻嫁，由你不依嗎？」即與匪友說，請他為媒，令人看親，議定財禮四十串，人錢兩交。

施氏聽得大哭，想到急處，見夫出門，即去自縊。幸得鄰婦乞火，見喊不應，進房看著，急忙解下，問曰：「桂大嫂為何事如此性急？」施氏告知其故。鄰婦曰：「我看你夫主行霉運，似非白頭之侶，另嫁亦是常情，何必尋死？」施氏曰：「烈女不嫁二夫，豈可偷生，壞名失節？」鄰婦曰：「改嫁非出本心，何為失節？夫要嫁你，允之則是順夫。你若如此輕生，誰知你是殉節？」施氏不語。鄰婦再三相勸，施氏歎曰：「罷了，這也是我的命！」及接親人至，施氏辭夫，見衣褲襤褸，便曰：「你的褲子已爛，我今去了，無人洗補，何不與我掉換，也可多穿兩年。」芳林聽得，忽然天良發現，想：「我敗家生業，賣他衣飾，不惟不怨，此時還死心為我。以此看來，實禽獸不如！」施氏見夫不語，再三喊換，芳林曰：「我賣盡你的嫁奩，今只剩一褲子還要讓我，是何意思？」施氏泣曰：「為妻改嫁也是順夫，乃無可如何耳，豈能忘恩絕義哉！」芳林曰：「這樣說來，我不嫁你了。從今聽妻之言，把賭戒了；倘若再犯，甘遭雷火！還望我妻寬恕。」施氏叩頭曰：「若然，夫即妻之大恩人也！」芳林出外告友曰：「我不嫁了！」匪友吵曰：「放你的屁！婚姻田土當戲玩麼？那是不依你的！」芳林曰：「你誘我賭錢，使我賣產當物，今又教我嫁妻，幸我改悔得早，不至嫁成。你還不依嗎？我要與你拚命！」

二人正在吵鬧，正逢縣官驗屍回來，便問何事。施氏跪稟其由，匪友忙來抵曰：「他夫心願，請我為媒，今已得錢，他就不嫁了，望大老爺作主！」官問：「討親人出了多少錢？」答：「出了四串交頭過與媒人。」官問近鄰，皆言未得他錢，說是人錢兩交。官即把匪友掌嘴一百，鎖押退錢；又罵討親人曰：「你不該破人婚姻，本縣罰你四串錢，賞與節婦。」討親人遵判，官把錢追出，交施氏而去。

再說施氏得錢，夫妻發憤做活，開荒耕種，次年生子，取名香遠。夫妻歡喜，慇懃撫養。至五歲時，芳林偶得一病，十分沉重，施氏朝夕服侍，醫藥不效，數日而死，母子痛哭一場。安埋已畢，施氏紡績盤兒，兼之香遠生來知孝，不假教訓，每日撿柴掉米，煮粥熬湯尚不能數。香遠見食若少便忍口不吃，施氏恐子餓壞亦推以哺子，母子互相推讓，每至泣下。

香遠至十二歲，其母痰火炎上，雙目疼痛，少錢醫治，拖成瞽目；又兼年早無收，香遠無奈，只得討口奉母。其母久病，心中嘈雜，若無油葷，遂站不穩，思吃酒肉，無人打發。香遠辦之不來，時常仰天痛哭。見一老丐，所得酒肉極多，香遠問故不答，便與拜門，懇祈指示。老丐曰：「如今乞食專討不行，要兼唱歌人才喜歡，又可勸人，故能得酒食。」於是教他一些勸世歌文，與他制幅「蓮花鬧」。香遠聰明，一教便會，乃上街叫化。他聲音又好，人肯打發，日得酒肉極多，香遠不勝歡喜，越唱得有興。一日，來至一處，房美樹多，方至門首，內面吵口，側耳一聽，才是弟兄角孽，父母憂得喊天叫地，遂大聲唱道：

人生在塵世上要明道理，切不可辜負了一張人皮。
要想你這身子從何而起，父之精母之血才有生機。
在懷中十個月方才下地，勤乳哺與懷抱當作珍奇。
換裙片洗屎尿臭得無比，兒睡乾母睡濕問寒體饑。
凡痘麻與關煞時則經理，待媒妁結婚姻費盡心機。
把兒子撫得來強身壯力，把父母累得來瘦面黃皮。
到此時年紀老氣血棄矣，要兒媳來孝順朝夕不離。
那知道把父母全不提，只圖你兩口兒飽食暖衣。
每日裡對父母把臉誦起，親吩咐將惡言把他抵敵。
甚至有聽妻言便把親棄，比二老當路人都不如些。

將父母憂得來喊天叫地，你心中又還有那些安逸？
並不想受雙親德恩萬億，逆父母全不怕赫赫神祇？
倘一朝報應到就不饒你，一炸雷打得你身似烏泥！
到陰司罪受滿身為獸體，為甚麼你全不孝順媽爹？
老天爺見孝子極是歡喜，定定要保佑你百事大吉。
屋內的人聽了，也不吵鬧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好像不好意思的樣。一老姆提壺酒，端碗飯，面上放幾塊臘肉，出來打發，說道：「你唱得好，還有勸弟兄的麼？」香遠曰：「有。」復又唱道：

論兄弟原本是同天共地，好似那手與足兩不相離。
幼小時騎竹馬親愛無比，兄在前弟在後行坐相依。
長大了知識開氣拘物蔽，把良心放背後天性自漓。
兄尖滑把小弟全不介意，弟能幹把長兄十分相欺。
兄者家在一邊餘私落己，弟買物暗地裡就摸沛泥。
兄若是有人清弟不服氣，弟裁件好衣服兄又不依。
為家業銀子錢房廊田地，深恐怕那一個占了便宜。
為妻兒爭強弱油鹽柴米，吵得來龍神爺都不安逸。
為哥者總想要佔住兄弟，些小事不是打便是足踢。
為弟者全不把哥哥尊禮，一開腔不罵娘便是罵爹。
父母勸就說是愛此嫌彼，那管他憂得來珠淚雙滴。
又非是牛馬輩全不知理，為甚麼把孝弟全不講習？
也不怕鄉黨中有人滋議，又不怕旁邊人指你背脊？
能和睦自然有無窮利益，兄則友弟則恭雍雍熙熙。
勸世人快回頭改了脾氣，人也興財也發福壽齊眉！

唱畢，只見屋內二少年出來，一提升米，一拿串錢與香遠，曰：「我們的加官被你跳盡了，我們如今曉得，你莫唱了。」老姆切方臘肉出來，問曰：「你這告化兒倒還會唱，還有勸妯娌的麼？」香遠接肉曰：「只要你老人家酒肉多，我是啥都有！」於是又唱道：

提妯娌前世修原非容易，到今世方能夠共住同棲。
雖然是異姓人合為一起，同鍋碗同恩難何等親誼！
切不可起私心見利忘義，些小事妯娌們吵鬧不息。
有一等嫂尖巧愛使奸計，逞人材恃嫁貴把人相欺。
有一等娣潑烈為人大氣，沾看了他就要打東鯁西。
論強弱分彼此我不服你，為私房爭兒女兩相猜疑。
到晚來做呈詞枕邊投遞，刁丈夫分家業費盡心機。
嫂說娣有幾回他在罵你，娣說嫂暗地裡愛偷東西。
告准了催呈詞心中得意，告不准貓兒尿哭哭啼啼。
到一堆說空話指張說李，你傷言我傷語扯狗罵雞。
倘若是紅了臉各掖家底，挨近前打一架抓臉撕皮。
一個要投娘家請人面理，一個說不要命懸樑投溪。
憂得那二公婆吞聲忍氣，害弟兄一個個各把心離。
好家業從此時往下敗矣，身死後坐地獄永無出期！
就此時快栽培回心特意，大齊家敦和睦忍些讓些。
惟和氣能致祥上天甚喜，保佑你生貴子加官進級。

原來此家極富，二子不孝，二媳不和，刁撥弟兄時常吵鬧。今聽歌文，不覺天良發現，心中自悔。大媳曰：「我們作何事，如今被告化子恥笑，好不羞人！」次媳曰：「我們從此改悔，大家和氣，莫憂公婆，看死後少些罪麼？」於是：各選些衣服、鞋襪，請母拿出打發。老姆大喜，叫他二回又來唱。香遠從此唱歌乞食，倒還快樂。

過了幾年，藍大順造反，人皆逃竄，各顧性命。香遠背母向山僻處乞討，把母安放巖洞。那知此時人口稀少，越過對山，見大樹下睡一乞婆，口中呻喚，痰鳴氣吼。香遠惻然，不由想：「他睡此，豈免虎狼之災？我不如背回奉養，一可救他性命，二可與母作伴，豈非兩全？」於是把乞婆的沙鍋背篋一併背回，對母說明。母曰：「救人性命，陰功極大，快背進洞來。」香遠背進，桂母問他，不知答話。香遠曰：「定是得病，待我去尋些草藥他吃。」說罷而去。桂母出洞，對日梳頭，忽聽對山有人喊曰：「那個把我媽偷去了？那個莫良心的偷起我的媽，在那裡藏了？」邊走邊喊，不久來至洞前。掛母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為何連媽都失了？」其人答曰：「我是遠方來的，媽得重病，我去揀藥，轉來就不見了。若被虎吃，又無血跡，連背篋也不見，老媽媽可曾看見麼？」桂母曰：「我是瞎子，怎能看見？我兒揀得一個乞婆，不知是也不是？你不要來打冒雜。」其人曰：「老媽媽說話笑人，那有打冒雜當兒之理？」遂進洞中看曰：「果是我媽，可憐病得這個樣兒了！」桂母曰：「我兒怕他被虎所食，因此背回，尋藥調治。」其人曰：「多感令郎之德，請來待我拜謝。」正說間，香遠回洞，二人見禮。看此人不過十六七歲，身雖襤褸，貌極清秀。其人慌忙熬藥與母吃了，看看病好。桂母問其來歷，老姆曰：「我夫姓史，係湖南湘鄉人，因長毛賊作亂，帶兒香元逃難到此，忽得重病。多承你母子看照，感德不了！」

香遠見香元行路遲緩，命在洞內侍母，他一人討來供養。香元感激，以弟兄相稱，二人情投義合，十分愛敬。一日，香遠問曰：「賢弟行步不便，得啥子病？」香元曰：「我自幼讀書，少有行動，故爾如此。」又問：「為何立地小解，獨不怕臭嗎？」答：「站著解便不異牛馬，立地免污神靈。」二人極其至誠，各隨母睡。天天都是香遠乞討，香元管食現成，少有出洞。不覺已三年，聞湘鄉一帶是駱公在辦軍務，賊勢稍平，商量還鄉，要香遠相送。香遠念在交好，只得背母相送。乞討年餘，才到湘鄉原地，見龍門壯麗，戶宇輝宏，樹木青蔥，牆垣高固。家中男婦都來迎接，叩頭問慰，把香遠母子安於客廳。茶罷洗澡，拿出華美衣服，命母子穿戴，喊入中堂見禮，見老姆鳳冠補服，香遠大駭，雙膝跪地，老姆扶起還了一禮。又一美女也來見禮，香遠駭得卻退。美女曰：「哥哥就認不得小弟嗎？」香遠曰：「你是香元兄弟嗎？」美女笑曰：「你看是否？」大家歡喜相拜，朝夕款待，盡是好酒好菜。

且說老姆之夫名史南垓，妻向氏，一子一女，女名香蓮。家極富足，每年要收萬金租利，府縣俱開有字號，為人豪俠，仗義疏財，早已亡故。因發逆作亂，母帶子女出外逃難，女扮男裝，取名香元。中途遇賊，子因顧母與妹，自己落後，故為賊所獲。母女逃脫，來至川省瀘州，與桂香遠相遇。史子拉進賊營當兵，後為彭玉麟所獲。史子哭訴情由，彭公憐之，收為義男，屢立奇功，升為游擊，告假還鄉。抵達家門，不見母妹，命人尋訪，並無跡音，假滿回營。後家人來報母妹已歸，乃稟告彭公，回家相會，抱頭大哭。母以在外之苦並桂母子相待之情告之，且言香遠忠厚，可許婚姻，其子喜允。次日，請鄰翁為媒，與香遠說明，招他為婿。

香遠曰：「我家貧寒，怎敢高攀？」翁曰：「你們南北各在一方，相逢於患難之中，豈非天作之合乎？」香遠稟母，然後應允。於是擇期婚配，一家皆喜。

過了三月，史子帶香遠進營，與他保舉功名，後來破了江南，俱得大功。史升協台，香遠升道，以母老致仕終養。又奏母苦節，皇上准旨，誥封桂母貞烈一品夫人，發庫銀三千，原郡建坊。香遠回家，富貴雙全。香蓮後生二子，俱為顯官。桂母亦享高壽。餘友宦游湖南，曾與香遠同席，見其人豪爽，行動灑脫雲。